

安徽古籍叢書

方畚山詩集

上

〔清〕方文、撰
胡金望、張則桐、校點

黃山書社

方龠山詩集

上

〔清〕方文、撰
胡金望、張則桐、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方龕山詩集/(清)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 - 合肥:
黃山書社,2009.2

(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九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 - 7 - 5461 - 0873 - 5

I. ①方… II. ①方…②胡…③張… III. ①古典詩歌
- 作品集 - 中國 - 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19451 號

本書出版得到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 資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方龕山詩集

(清)方 文 撰 胡金望 張則桐 校點

*

責任編輯 李 媛

責任校對 李 媛 封面設計 馬 芳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中國科技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32.375 插頁 4 字數 60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1 - 0873 - 5

定價 96.00 圓(全二冊)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余山先生像

山人一耒字明農別號滄西又忍冬丰少才如
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藏身自合豎簾卜酒
世諶知魚與龍課板藥夢君莫笑賤詩行酒尚
從容 先生自題戴蒼畫王著臨端木翎生鐫



方文像

龔山集卷之一

集自丙子訖丁酉是冬北上諸詩載北游草後俱編入續集

皖桐方 文爾止著

黃州王澤弘吳廬定

壻繡水王 槩安節較

五言古體

秋夜飲顧與治齋中

丙子

英英天上雲皎皎雲間月清暉在山川流光及城闕南
皋有芳逕秋蘭應未歇各攜一尊酒相與坐林樾主賢
賓亦嘉高言隨風發白露變爲霜夜久濕羅襪不惜霜
露冷所患餅壘竭哀鴻從東來神思共飛越嗟予懷昔
遊逸氣凌溟渤歲月曾幾何劉蘇已奄忽
劉同入弊篋蘇武子保遺篇荒丘掩枯骨感此淚霑臆憂來不能抗朝爲美
少年暮已垂白髮懽樂須及時沽酒市肴核仰視明河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

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分類成輯。尤其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

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

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兩漢著作及語言、文字之類，皆用繁體字，其餘則酌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

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整理說明

方 鑫山詩集二十一卷（鑫山集十二卷，續集前編即四游草四卷，後編五卷），明末清初方文撰。

方文（一六一二—一六六九），字爾止，一名一末，字明農，號鑫山，別號淮西山人，忍冬子等，桐城（今屬安徽）人。在明代，桐城方氏是以仕宦、治學享譽海內的書香門第、科舉世家。方文七世祖方法是方孝孺的學生，因不滿永樂帝誅滅乃師十族而自沈安慶境內的長江，從而奠定了方氏家族忠孝育人、治家報國的傳統。祖父方學漸是開桐城講學之風的先行者，伯父方大鎮、父親方大鉉、從兄方孔炤係萬曆進士，從子方以智係崇禎進士。方文父親中進士較遲，又早卒，死時，文僅七歲，與從子方以智的年齡相若（比以智還小一歲），叔侄同學達十四年之久。方文在明亡時（一六四四）已三十三歲，雖未中舉作官，但詩名頗著，與陳子龍等雲間五子、邢昉、顧與治、紀映鍾、吳偉業、余懷等多有交往和詩歌唱和。入清後，又生活了二十五年，於康熙己酉年（一六六九）去世，終年五十八歲。後半生他懷着深厚的遺民情結，以布衣的身份，靠游食、賣卜、行醫爲生，廣泛交游朝野名流，創作了大量詩歌。從其留下的詩作看（一），收入作者自明崇禎丙子（一六三六）至清康熙己酉（一六六九）二十五至五十八歲的詩近三千首。題材有交游、紀游、感時、懷古、詠物等，內容十分豐富。詩體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絕、七言絕等，足見他是一位詩備衆體的傑出詩人。在明末流派紛

起、作家如林的詩壇上，方文以尊崇陶淵明、杜甫、白居易詩歌創作傳統為標幟，終生以詩存史，以詩寫心，自成一家，人稱「龕山體」〔二〕，真實地展現了明清之際的時代風雲、詩壇面貌和創作心態，豐富了古代詩歌寶庫，具有相當的認識和研究價值。但是，多年來，學術界尤其是文學史和詩歌史研究者對這位詩人及其作品關注還不够，有的也多是從以詩證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如謝正光先生在其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一書中，有一篇讀方文龕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實小議，對方文遺民生涯考證頗詳。值得稱道的是，著名學者嚴迪昌先生所著的清詩史從遺民詩界的視角，列專節對方文及其詩歌作了介紹和分析，為認識和研究這位富有創作成就的詩人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但是，方文的人生道路曲折複雜，交游廣泛，詩歌創作數量可觀，內容豐富。如何全面深入地把握和評價其詩歌創作特色與成就以及在當時詩壇的地位和影響，是擺在明清詩歌研究者面前不容忽視的課題。這裏，僅就方文的遺民情結和詩歌創作風格及本書的整理情況作一簡要論述。

一

明清之際，社會政治發生劇變，滿清政權取代朱明王朝，對於漢民族傳統士大夫階層來說，這是一個不僅亡國而且是亡天下的時代（顧炎武語）。就詩壇而言，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深切眷戀故國，對新朝或反抗、或不滿、或無奈的遺民詩人，創作了數量衆多、慷慨悲涼的動人詩篇，堪稱那個時代風雲變幻的詩史和遺民羣體的心史。他們大多生於明末，死於清初，親身經歷了鼎革之變的心靈巨痛，又因各人生

活道路和心路歷程不同，故而化爲詩篇時，均富有藝術創作個性和特色。其中，方文的創作成就最爲鮮明突出。

通讀方文詩作，我們不禁被其字裏行間透射出來的強烈遺民情結所感染和打動。如上所述，方文出身於明朝科舉世家，其家族的命脉與明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儘管方文本人未在明朝中科舉（這一點他感到十分遺憾，如詩中寫道「自歎一生才命蹇，曾逢明聖不登科」），但他畢竟在明朝生活了三十二年，無論是傳統文化還是家族文化，都會對他如何立身處世產生重要影響，更何況在明亡前，他已經在詩壇嶄露頭角，頗有名氣，與復社、幾社文人以及上層官員多有詩歌交往。所以入清以後，一種懷念故國、與新朝格格不入甚至希望它儘快覆滅的感情訴諸筆端，噴射而出。如集中以三月十九日作爲題的詩篇就有六次，且看最早乙酉年（一六四五）所寫的一首：

三月十九日作

時在京口，與邢昉、史玄、潘陸、錢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

烈風吹黃沙，白日黯無光。江水聲震蕩，草木零芬芳。莫春景物佳，何爲倏悲涼。痛哉今日月，我後罹厥殃。天人有同心，終古猶靈傷。一從神京沒，河北非我疆。龍種陷荆棘，未審存與亡。羣盜匿函谷，頃復奔湖湘。王師豈不多，疇能奮戎行。小臣本微細，憤懣結中腸。陟彼西山顛，涕泗瞻北荒。奄忽歲已周，哀情若新喪。寄言百君子，舊恩安可忘。茲辰易文繡，編冠白衣裳。北向一稽首，臣庶義所當。曷忍處華屋，對酒鳴笙簧。

再看他臨終前己酉年（一六六九）寫的一首：

三月十九日作

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
南徐郭外三停櫂，北固山頭獨愴魂。
乙酉、丙午、己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
錢生未死重相見，雙袖龍鍾盡血痕。是日遇錢馭少，故云。

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弔自殺的日子，從此宣告了明王朝的覆滅。這是讓每一個具有遺民情結的漢族文人悲慟欲絕的日子，方文在這方面以詩歌的形式，表現出特別地沈痛而富有個性特點。僅從上引兩首詩中即可見一斑。第一首作者一方面爲「一從神京沒，河北非我疆。龍種陷荊棘，未審存與亡」而痛心擔憂，一方面表達「小臣本微細，憤懣結中腸」，「寄言百君子，舊恩安可忘」的衷懷，希望有朝一日收復神京，中興明朝。第二首寫於作者臨終之年，但作者依然表達「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的強烈遺民情懷。此時清王朝政權已逐漸鞏固，作者也已到晚年，不免流露幾分「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的無奈與遺憾。在這兩首寫作時間相距達二十幾年的詩作中，作者那種「年年今日強登高，獨向南峰北向號」，「縱使海枯還石爛，不教此恨化寒煙」的故國之思有增無減。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方文人清後以賣卜、行醫、游食爲生，其家學有研究易經的傳統，所以在其詩歌創作中，常常以災異和劫數爲創作題材，期望變天，詛咒清王朝早日覆滅。如六月：

六月重衾更着縣，陰寒渾似莫秋天。我生半百何曾見？記是康熙丙午年。

丙午爲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也是作者詩中唯一提到的清朝紀年，用意是通過記載六月穿棉衣的反常

現象，預兆清王朝儘快滅亡。據傳說，丙午、丁未年爲「紅羊赤馬」，又叫「紅羊劫」，將出現國難。方文對此深信不疑，他曾爲自己見到一本丙丁龜鑑而專門記敘作詩：

題丙丁龜鑑有序。

宋三衢柴望作丙丁龜鑑，謂丙午、丁未，天之厄運也。自周末至宋末，歷歷有徵。今年丙午，欲考其書不可得，偶於京口書肆中得之，以示談長益，談作歌，予亦題此。

少小見此書，三十年于茲。上言丙丁歲，天運有大災。屈指期尚遠，我心忽略之。不謂瞬息間，歲運倏已來。開春與人言，世俗咸驚疑。此書藏者少，遍覓不得窺。頃從京口市，典籍棄如遺。忽睹此書名，亟收曷敢遲。持歸示談叟，展讀共嗟咨。斯言倘不謬，三復能無悲。

由此可見，作爲明遺民詩人的方文，明王朝的滅亡是他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隱痛。作爲一介布衣，他無力回天，只好借用帶有迷信色彩的想像，企圖實現自己的願望。所以在他的筆下，大水歎、慧星紀異等有關災害和奇異天象的詩篇不少，如紀災：

戊申六月多災異，太白光芒與日爭。是年夏，太白晝見者四十日。地動似舟行巨浪，六月十七夜，地大震，民舍多傾。雨翻如瀑下層城。二十六夜，地又動，大風雨，平地水深三尺。水波乍湧蛟龍怒，牆屋皆頽雞犬驚。憂亂惟思入林壑，山中何處有柴荆。

戊申是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正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三百周年，在方文眼裏，應是復明的最佳年份，因而這年正月初四（明太祖登基日），他恭謁孝陵，作有感懷六百字，詩中寫到「野人算天運，甲子凡五易。

曆數僅三百，尚短二十四。每逢履端日，仰天必長喟。矧茲戊申年，安能免悲涕。還回憶了三十年前，從兄方孔炤帶着兒子方以智和自己拜謁孝陵的情景，字裏行間充滿着對明王朝無限眷念之情。所以這年六月發生的大地震，方文心裏竊喜，認為是變天的預兆。雖是紀災詩作，但在方文筆下，卻體現着強烈的遺民政治思想傾向。然而天運似乎並不按其意願運轉。次年，方文便帶着無盡的遺憾和哀傷，客死蕪湖，死時還富有迷信和傳奇色彩。同里潘江蠡山續集跋語謂：「蠡山先生以己酉之秋歿于蕪陰，客有爲卜卜之術者，先生降焉曰：『吾淮西山人方某也。』叩以冥府事，不答，題詩曰：『平生詩酒是生涯，老死江干不憶家。自入黃泉無所見，冥官猶戴舊烏紗。』題罷，擲筆而逝。一時江南北傳誦，以爲詞致閑適，襟懷瀟灑，非先生必不能爲此詩。予爲吟歎累日，援筆和之：『浪遊蹤跡總天涯，客死江湖即我家。知爾心憎武靈服，喜從冥府見烏紗。』」潘江不愧是方文的同鄉和知音，「知爾心憎武靈服，喜從冥府見烏紗」的詩句，道出了方文至死不悔的遺民情結。

事實上，方文自號蠡山，將詩集命名爲蠡山集，已深含不忘故國之意。「蠡山在懷遠縣城外，周世宗望之，謂濠州有王者氣。」^{〔三〕}後來，果然朱元璋起家濠州，定鼎大明。方文自號蠡山，即不忘明朝也。在方文詩集中，無論是感時懷古、悼亡紀事，還是紀遊贈答，處處充滿着遺民情懷，堪稱他一生創作的詩魂。據清詩紀事明遺民卷統計，明遺民詩人多達四百四十人。遺民情結是他們詩歌創作的共同特徵。但是，由於各人家庭教養出身和生活經歷不同，各人的遺民情結轉化爲詩篇時必然會各具特色。

方文遺民詩創作既不同於顧炎武，也不同於錢澄之、屈大均等人，而有着自己的鮮明個性。從家族

文化角度看，他對從兄方拱乾父子出仕清朝甚為不滿，對從子方授違背父親意願不參加清朝科考反而積極從事抗清活動，深表同情和支持，並寫有大量詩篇。從社會身份看，方文雖是一介布衣，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但在詩歌上與明朝遺老和清初官僚卻有着廣泛聯繫和交游，創作題材十分豐富，感時懷古詩作多從忠孝大節着眼，抒發情懷，交游紀游詩作多緊扣人物時地，升華境界，有時對生活中某一細小現象，也能心眼獨具，攬入筆底。如：

孝陵棉 金陵市上有賣木棉者，大書「孝陵衛棉」四字於門，予見而悲之，因成一絕。

眼中久不見此字，但見此山空歎嗟。舊日王侯多第宅，只今誰似賣棉家。

只有對明王朝時刻着念的詩人才會有如此的發現和感慨。可見，方文雖身份卑微，四處游食，但思想上卻是漢民族士大夫傳統文化占主導，從而構成了他的特殊人生和創作特徵。這一點，他的自題小像詩刻畫得最為準確：

山人一耒字明農，別號淮西又忍冬。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藏身自合醫兼卜，瀝

世誰知魚與龍。課板藥囊君莫笑，賦詩行酒尚從容。

真可謂醫卜為生且藏身，遺民情結鑄詩魂。

二

作為明代遺民和布衣詩人，方文以詩歌創作為第二生命，將自己一生的所見、所聞、所感全部融入

到詩歌創作之中，這不僅構成了鮮明的創作特色和風格，同時也使其詩歌成爲那個時代的詩史和史詩，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方文詩歌創作的最大特色是人如其詩，詩如其人，真氣淋漓，感人至深，「風格即人」用在他的身上最爲貼切。就性格而言，方文快人快語，血性十足。卓爾堪明遺民詩說他「性不能容物，常以氣凌人。有以詩投者，必曲爲改削」。朱書方蠡山先生傳謂：「文年少有才名，思振其家聲，與諸名士貴池吳應箕輩及復社、幾社諸君子相厚善。……爲人猥狹又任放，好嫚罵。刻意爲詩，輒嫉憤舉世，世無當其意者，以故多齟齬。」又說他早年詩友陳名夏降清爲大學士，一次請假回家，「乞蠡山定其詩，執禮甚恭。蠡山反復讀之曰：『甚善，但須改三字即必傳無疑耳。』陳以爲隱也，曰：『寧止是，顧三字者何也？』蠡山厲聲曰：『但須改『陳名夏』三字！』時坐客滿舉，錯愕不能出聲，陳亦厲聲曰：『爾謂我不能殺爾耶！』適代巡來謁，陳拂衣去。客咸咎蠡山。蠡山笑曰：『吾自辦頭來耳。公等何憂？』頃之，陳復入，執蠡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責我良是，獨不能諒我乎？』竟相好如初。」由此看出方文重名節、有骨氣。這種性格和氣質在他詩歌中隨處可見，如客有教予謹言者口占謝之：

野老生來不媚人，
沉逢世變益嶙峋。
詩中憤懣妻常戒，
酒後顛狂客每嗔。
自分餘年隨運盡，
卻無奇禍賴家貧。
從今卜築深山裏，
朝夕漁樵一任真。

「任真」，應該說是方文爲人、作詩、處事的顯著特徵。如他見友人吳濤之父吳汝琦死歸德之難，徐州志不敢立傳，非常氣憤，便感而題詩，將此事記述下來。又有一次，「廣陵一貴家讌客，伶人呈劇目，首坐者

點萬年歡。予（方文）大呼曰：「不可。豈有使祖宗立於堂下，而我輩坐觀者乎！」主人重違客意，予即奮袖而起曰：「吾寧先去，留此一綫於天地間。」王貽上（士禎）拊几曰：「壯哉！遺民也。」遂改他劇。」就此，方文寫了兩首七絕，其二云：

雖然遊戲事非真，優孟衣冠亦感人。卻訝先朝曾扮此，當筵未見有人嗔。

可以想見，像方文這樣是非分明，極其認真之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見容於世俗社會的。但一旦發而爲詩，就是血性之詩，真氣之詩，必然自成一家，彌足珍視。如他的長篇五言古述哀，將一場意想不到的家難和對母親的深切懷念與內疚之情，表現得十分真摯感人，梁公狄、宋玉叔、孫豹人讀後紛紛題詩。孫詩：「世間風木自堪悲，孝子如何遭禍奇。讀到酸心無可似，陳情表與蓼莪詩。」其他如崔李行、四令君詩、歲暮哭友、水崖哭明圃子留等大量懷友悼亡之作，或敘友情、或思親人，均寫得情真意切。即使是一些感時紀事之作，也寫得充沛淋漓，發人深思。且看作於丁酉年的負版行：

數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懷。不知是何大書冊，路傍堆積如蘆柴。行人紛紛來買此，不論何書只秤紙。官價每斤錢七十，多買少買隨人耳。借問此是何版圖，答云出自玄武湖。天下戶口田畝籍，十年一造貢皇都。玄武湖心絕炊爨，永無火患及鼠患。洪永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幾千萬。一從世變陵谷新，此圖廢閣空埃塵。有司上言請變價，聽民自取輸官銀。官召吏人估其直，十四萬金可立得。富民爭買入私家，零賣與人取微息。有一老翁立路傍，俯首見之神暗傷。曾爲州掾寫此冊，一字錯誤憂彷徨。豈知今日廢無用，口不敢言心自痛。也買一

冊負之歸，看是何年何地賁。其中戶口久凋殘，田畝荒蕪不忍看。若逢魯國驅車叟，憑軾而趨鼻更酸。

作者以詩史之筆，記敘了當時將明初建造的黃冊和魚鱗冊（戶口和田畝）作為廢紙變賣的事實，并特地凸現了一位老翁對此黯然神傷的情景，滄桑巨變，筆底展現，非有血性之人，決難如此。

在詩集中，我們看到，方文幾乎無時不詩、無地不詩，無論是交游、紀游還是有所聞見，只要有感便化為詩篇，甚至每年除夕、元旦、生日都大多有詩。正如他在舟中漫興中云：「平生癖好惟三種，左馬文章老杜詩。」因此可以說，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苦悶的詩。反過來，他的詩也是其人生和時事的寫照。如他北游京都時，一氣寫下都下竹枝詞二十首，其四：「十謁朱門九不逢，所期杯酒話情悰。無端宴會俱裁革，四字紅單密密封。」（四字者，「來日候光」也。）將清初官場行賄受賄相互勾結的腐敗之風揭露無遺。再如他一生窮愁困頓，有時衣食無着，於是寫有窮冬六詠（無酒、無米、無油、無鹽、無炭、無薪），甚至還變賣犀杯、蜜珀墜、水晶章、碧玉環等物件維持生活，并做譚友夏詩中六賣詩，寫成四賣詩。即便如此，他的氣節和風骨錚錚依然，這從他的一些詠物詩中可以反觀出來。如夏蟲四詠（蜂、蟬、螢、蛾）就寫得十分新穎別致，極有詩心。其中蛾這樣寫道：

撲燈緣底事，只為愛明光。蹈死雖不惜，捐軀實可傷。人臣皆若此，吾國豈云亡。欲覓護生草，時時為爾防。

「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一般都作為愚蠢的代名詞。而方文在這裏卻闡發出為愛明光蹈死不辭的獻身